

断匹不成丈,废学岂成才

□朱永春

开学季到了,学生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各自班级报到,就像体内都被安装了一个定时器一样,按部就班,井然有序。而年轻教师对此也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,不知道他们能否想象,20多年前,我们这个学校没有一个班级会在开学那天齐装满员。

小镇濮院,牛气冲天,全仰仗有一个全国最大羊毛衫市场。我刚当班主任那会儿,正处在羊毛衫市场的野蛮生长时期,村头巷尾随处可见家庭作坊。为了节省用工成本,初中生放学回家,等待他们的是堆成小山的“家庭作业”:编织好的坯布等着套口,纽扣、饰片等着缝上衣服,还有成衣等着包装、堆叠、装箱、拉运……

就这样,一旦放寒暑假,学生立马从“半工半读”转为“全日制正式工”。直到开学,每个班总有七八个,甚至十几个学生不见踪影。

因此,开学后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劝返“流生”,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去家访,保障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行。

家长对金钱的渴望和学生对学习的反感形成了合力,筑就了一座座牢不可破的城池,把许多教师弄得灰头土脸,铩羽而归。

我也是败军中的一员。每次登

门,学生躲着我,家长让我坐冷板凳。他们只是完成最低限度的待客之礼,然后埋头干活,任凭我唾沫飞溅,像一台复读机一样把读书的重要性、义务教育的严肃性“循环播放”。

那天,我骑自行车去一个“钉子户”家访。或许是因为连自己也讨厌那些枯燥无味的说教,我索性默不作声地看学生和家长做活,看他们麻利地套口,我饶有兴趣地请教:一件羊毛衫要经过哪些工序?

家长向我娓娓道来:最初不过是一团羊毛,将羊毛纺成纱线,再用横机加工成一块块的坯布,然后用套口机把坯布连缀成一件衣服,粗制出来的羊毛衫还需要染色和整烫,最后贴上商标精心包装,就能上柜出售。

我听后,显出一副茅塞顿开的样子:“谢谢你,让我了解羊毛衫制作的整个流程。其实,我们当教师的也在做羊毛衫。”

“朱老师,你下班后也在家做羊毛衫,搞点副业挣钱?”家长一听,露出同道之人的神色。

我马上纠正道:“我家没人做羊毛衫。我的意思是,我们教师做教育,培养人,其实也是靠着一道道的工序。孩子刚来到世上,啥本事都没有,不就是一堆没用途的羊毛吗?但上了小学,识字字计算,就像羊毛纺成了线,有捆绑东西的本事;上了初

中,就相当于被加工成一块坯布,平时可以用来包裹、擦拭物品;如果升上高中,就好像套口后的粗衣,又新增了取暖御寒的用途;如果考进大学,那不就是染色、整烫、上商标,成为妥妥的人才,毕业后可以去人才市场找工作了吗?”

家长听了我打的比方,不住地点头认可,似乎觉得我虽不是同行,但也算内行。

我接着问他:“你们做羊毛衫的,会不会把坯布直接拉到门市部柜台去出售?”

“那怎么可能?那不是胡闹吗?坯布又不能当衣服穿。”家长有些激动,我这个内行还是问了一个荒唐透顶的问题。“哪个顾客会要半成品?用来当抹布擦脏东西也太浪费了。一块坯布哪怕有破洞,我们也要用钩针细细地手工修补,不然成衣就会有缺陷。”

看到家长的反应,我也变得严肃起来,摇着头对家长说道:“你们做生意的很精明,连一块坯布都不放弃。有人说:精明不等于聪明。我一直听不懂这句话,今天总算懂了。原来真有人精明到不让一块坯布成为抹布,却舍得让自己的孩子中断学业,任其成为一个义务教育也没完成的半文盲,一辈子去做一块抹布。”

家长和学生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

的活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。我的话如一只只凶狠的马蜂,刺向他们最敏感的神经……

轻轻地我走了,正如我轻轻地来。我又默不作声地骑上自行车走了,连手都没挥一挥。我要赶到下一家,去传播我新创造的“抹布理论”。

父母最不缺的就是对孩子的爱,但这种爱有时候是盲目的,需要一个吹哨人去唤醒。那个开学季,我吹着哨子,骑着自行车,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。

那年,我班上所有的“流生”都回到了教室的座位上,回到本该属于他们的成长之路上。

(作者为桐乡市第三中学教师、浙江省德育特级教师、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、浙江省“春蚕奖”获得者)

那个周末,我打开小H的周记本,心一下子揪在了一起:一个12岁女孩的笔调为什么这么灰暗?

“有的人大部分日子都过得幸福、快乐,自由自在;而有的人在很小的年纪就尝尽人间的苦,看透人心的险恶,明白社会的残酷,体会世界的冰冷。”

“我明白,父母有时候是为我好,但是他们对我的态度,就像是折了我的翅膀又骂我飞不高。”

“是他们把我推下深渊让我化身成魔,却又说不像天使一样纯洁善良。我的世界是黑暗的,成长也是。”

周记通篇文笔流畅,一气呵成,却没有给我带来惊喜;相反,我的内心开始变得沉重。

我当了26年的班主任,第一次看到学生这样写自己的父母。我仿佛看到无助的小H红着眼睛,怯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,满是哀怨和忧愁。

我在她的周记本上写道:“孩子,生活不易。你爸爸的性格似乎有些暴躁,可能是生活压力太大所致。你是我们班穿着最好的女生。上个学期,父母不是带你去学唱歌了吗?可见,他们是爱你的。人无完人,对父母要多一点体谅,世界虽有阴霾天,但晴天更多。”

我知道,自己的这一点安慰不足以拨开她心上的阴霾,应该先找到一个突破口。

通过电话家访,我向小H妈妈了解到,小H爸爸确实是一个脾气急躁的人。小H考试考得好,他会认为是抄的或是运气好;若考不好,就说她是个废物……

他对孩子也有爱的举动。小H平时吃饭挑食,他不管多忙,都会从工厂特地赶回家烧菜给小H吃;小H喜欢的衣服,他总是二话不说,立马买下。

我问:“你们生活压力大吗?”

小H妈妈说:“我们在老家县城按揭购买了一套房子。小H哥哥在瑞安读的是私立高中,一年学费要2万多元。还有小H跟老师一对一学声乐,每次要200元……”

毫无疑问,小H爸爸在家里很强势,处处以自我为中心,以自己的心情好恶来评判孩子。但这种性格的人也有软肋,他们爱面子,非常在意别人的肯定。

于是,我拨通了小H爸爸的电话,简单的寒暄后,我切入主题:“是这样的,小H爸爸,刚刚跟你的爱人聊天,了解了你们家的情况,你可是很有本领啊。你不仅在老家县城买了房,还保障两个孩子衣食无忧的生活,更是不惜血本努力培养孩子成才,真是了不起啊。”

我可以想象,电话那头的小H爸爸应该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。

“还有一件事我想跟你确认一下,小H近段时间不爱说话,你发现了没?你家女儿可是班上最清秀、最文静的女生,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。她语文和英语成绩一直很稳定,特别是作文,可是有当作家的潜质啊。这都是你们父母教育得好。”

“邱老师,我上班很忙的,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很少。她平时不怎么主动说话。我问一句,她轻轻地回一句。”小H爸爸回答。

“是啊,青春期的孩子,自我意识变强了,情绪波动大,当家长的可要好好关注。咱们是不是可以探讨一下原因,帮助她快乐起来?”

小H爸爸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邱老师,我明白你的意思,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不要告诉小H,她很敏感。我要有计划地慢慢改变自己。我会尊重她,让她觉得爸爸意识到她长大了。”

没想到和小H爸爸的沟通这么顺利,最后,我送给他一句心理学家说过的话——“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,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”。

周一,我牵着小H的手,把她领到办公室:“小H,你的文笔真不错,对外界的感受特别敏锐。如果你放下内心的包袱,可以看到更美好的世界。”

小H的眉头舒展了,我拥抱着她略微颤抖的小身板,附在她耳边说:“邱老师想做你的朋友,可以吗?”

“好。”

“既然是朋友,咱们可要互相帮助,相互倾诉烦恼哦。”

“嗯。”

之后的日子,我增加了和她父母联系的频率,小H在学习上有一点进步,我都会第一时间给予表扬。

有一次,小H还主动打电话跟我聊天。就这样,我们保持着良好的互动,小H慢慢走出了自我封闭的困境。

在繁重的毕业班教学之余,我也不忘留意小H的情况。

那天,我看到她跟同桌互背课文,同桌笨嘴笨舌的,总是读不准。小H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,说:“别急,慢慢来。”

那一刻,我被小H的笑容触动了。我轻轻地走过去,伏在她的耳边悄悄地说:“哟,小H,你笑起来真好看。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儿也比不上你的笑。”

下课铃声响起,小H抿着小嘴,笑着摆动双手从我身边跑过,窗外夕阳的余晖打在她的身上,我仿佛看到一只快乐的鸟儿飞向天空。

□瑞安市上望第一小学
邱娟妹

你笑起来真好看

每一颗星都值得被期待

□杭州市育才大城北学校
张敏姣

我的手机相册中有两张色彩鲜艳的照片。

一张照片中是一只好看的手工小包包,由明亮的黄绿色和艳丽的玫红色组成。包包上写着一行小字:“我爱你,妈妈。你是我的天使。”

另一张照片是堆满各种彩纸的桌面,以及撒着无数零碎纸片的桌底。

时间倒回今年“三八”妇女节前的一天,当时我走进教室准备上语文课,看到团团桌面桌底一片狼藉,上一节课的任课教师立即解释:“他整节课都在做手工,没影响到班级,我就随他了。”

团团是一颗特殊的小“星星”,出了什么事我们都要放他一马:眼保健操不会做,就让他戴上眼罩休息一会儿;作业完成不了,就放学后进行一对一辅导;体育课上着上着不见了人影,就放下手中的事去把他找回来……

家长带孩子去医院做过检测,吃了一段时间的药后,团团安静了很多,也能完成一些基础的写字和计算。但药物有副作用,团团会头晕、难受,而且几个月身高停滞。

药一停,团团又开始亢奋。上课悄悄从后门溜出去,躲到杂物间、器材室,或者到隔壁的教室玩起橡皮泥……随着年级的升高,他已经完全跟不上学习的步伐,上课不听,作业不做。

上个学期,团团的爷爷来陪读。这段时间,教师的担心减少了一些,但家长对孩子的要求提高了,每天盯着孩子学习,祖孙俩有时会在课堂上吵起来。

团团的情绪波动很大,上课注意力缺失严重,一下课就往厕所跑,一有冲突就扔东西……

我把团团的情况告诉学校聘请的专业心理教师。几次心理辅导和沙盘体验,检测出他心里存在恐惧和自卑。我深深地自责,自己一直在对家长提要求,无形中给家长带来巨大的压力,似乎是在暗示他们:这一切都是在证明这个孩子不行。

那两张照片一直留在我的相册里。当时我问团团:“真好看,是要送给妈妈吗?”

团团看着我,笑着点点头。

“记得回家送给妈妈哦。”

但是我并没有把照片发给团团的妈妈,也没有在第二天向团团确认:包包是否送给了妈妈?妈妈作出什么样的反应?许是我怕他遭到家长反问:“为什么你在上课的时候做手工?”

其实我很想知道。但此刻我问自己,为什么我不再多问一下呢?也许,这个小包包是打开家校沟通的一束光,是改善我与家长关系的一个契机。

到目前为止,作为团团的班主任,我还没有找到可行的办法让团团融入集体生活与学习。

我在看到照片的刹那,重新审视自己:还不够爱学生,应该多爱他一点。爱学生应该是从内心无条件地去爱。

学生内心很恐惧,说明他缺乏安全感。新学期,我想从零出发,以爱为前提,积极重构师生关系、家校关系,引导学生与团团结构良好的同伴关系,营造温暖的班集体氛围。温暖,是治愈一切的力量。



9月18日,杭州市萧山区尚海湾幼儿园举行了别样的水上游戏活动。该园构建指向儿童未来发展融合传统优秀文化的“小船长研学”特色课程体系,以12个班级的规模,每月轮换着不同场域进行游戏。图为大班幼儿在冲浪游戏后洗刷冲浪板。

(本报通讯员 童金芳 摄)

他松开了握紧的拳头

□永嘉县上塘城关中学
周聪聪

班里有位“暴力分子”小杨,只要能用拳头解决的问题,他绝不浪费时间使用其他方式。开学前,同事们早已给我打了预防针,但他还是给了我一个下马威。

“老师,老师,小杨把班里的女生弄哭了。”值日班长跑来告诉我。

我火冒三丈地冲进教室,不由分说地就是一顿批评。

他不服气,狠狠地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,眼神里带着挑衅。

初为人师的我,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。理智告诉我,争吵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。于是,我强装镇定地离开了教室。

第二天,我调整好情绪后找到小杨:“把你的手伸过来。”

小杨有些诧异,但还是伸出了手,手上旧伤新伤交错。

我怔了一下,找出棉球和碘伏,轻轻地替他擦拭伤口。

小杨动动嘴唇,小声道:“昨天我不该那样的。”

“嗯,以后别这样。”我放缓动作。

他点点头。

我从小杨的前班主任那里得知:父母在他3岁的时候离异,他的爸爸嗜酒,对他非打即骂。小杨从小缺乏关爱,变得情绪不稳定,冲动易怒。

我想自己应该做点什么……

这一天,教室里突然传来砰的一声,吓得我一个激灵,赶紧冲进教室。只见小杨正和一名学生扭打在一起,附近的桌子东倒西歪,场面混乱。

“小杨,住手。”我想把他揪出来,谁知他推了我一把,又把拳头狠狠砸在门上,骂骂咧咧地冲出了教室。

一股怒气瞬间涌上心头。我立马查看另一名学生情况,确认无碍后连忙追上去。

我在角落里找到了小杨。看到他衣袖下的手未添新伤,我松了一口气。“小杨,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难过,能和我说说怎么回事吗?”

我的话让他卸下一身的刺。他开始诉说:玩闹中他把可乐滋了同学一身,同学让他道歉,他因好面子死不认错。同学就说他像他酒鬼爸爸一样只会用暴力,难怪他妈妈不要他。两人因此打了起来。

我问他:“你想让妈妈知道你不是这样的,对吗?”

“她才不会在意。她已经不要我了。”小杨大喊道。

“小杨,谁说你妈妈不会在意。你看看这是什么?”我调出一段视频,一把将手机塞到他手里:“你好好看看,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不在意你的妈妈,她在为你亲手织手套。”

小杨一脸的不可置信,死死盯

着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。

我告诉小杨,我几经周转联系上了他的妈妈,他的妈妈是因为忍受不了丈夫的暴躁脾气和暴力倾向而离家的。

得知真相的小杨瞬间红了眼眶。

“你知道妈妈为什么要送你手套吗?”

他摇摇头。

“妈妈希望你不要成为像你爸爸一样的人,不要遇事冲动,要像手套一样柔软。”

此时的他虽然极力在隐忍,但还是可以看见眼中闪烁的泪光。

我轻抚他的肩膀,他一下扑倒在我的怀里,大声地哭了起来……

在那一瞬间,我觉得一切都非常值得:被小杨妈妈一次次拒绝,家访路上因晕车吐得昏天黑地,与小杨妈妈沟通交流不被理解……我庆幸自己能坚持下来。

这之后,小杨似乎变了一个人,虽然偶尔还会犯错,但他的情绪稳定多了。有一次运动会,隔壁学生和小杨发生争执,小杨戴着手套的拳头握紧了又松开,终于没有出手。又过了很久,小杨的拳头渐渐地淡出了大家的视线。

这件事已过去多年,我常会想起小杨戴着他的那双宝贝手套,即使天气回暖还戴在手上的情形。我想,是这双手套的温度软化了小杨的拳头。